

冲虚至德真经属斋口羲卷之五

剋五

冲虚至德真經膚齋口義卷之五

尅五

膚

齋

林

希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無盡無極
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
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
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

世五

極止也物之之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
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爲始後豈爲終
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
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
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

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語脉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

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
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幽者
但見幽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

冠五

二

幽之西又有如幽者以中國之所見且如
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
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
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
亦務爲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

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此等議論
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
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
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
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卷五

三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
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
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
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
務為駭世之言不可以為實論天之傾西
北此造化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
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為晝
為夜此須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有上下
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
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
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

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

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
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
而連六鰲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
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

尅五

四

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
國人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
州也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峙停也毒
之苦之也禺疆神名也合負以六者同負

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使阨使隘
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鼇之三番龍伯之
釣鼇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
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
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
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減小猶長數千丈焦僥之尺五諍
人之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
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爲定

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
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

剋五

五

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其長稱焉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
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
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

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
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所
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
乎此皆寓言却以禹益實之世言山海經
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
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爲山
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
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

羽方晝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鮪丑旁文

三切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齊三月心

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

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諍人之論又生麼蟲之說小之而又小

者也鮪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

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

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碧樹而冬生

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珎
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
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
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
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卷五

六

櫛橘柚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
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
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
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
造物之理孰為異孰為同此數語却自端

正已語終之辭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
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
而屋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
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
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
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
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
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
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齒跳往助之寒暑易

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
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
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
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
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

魁五

七

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
河曲智叟止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
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
無隴斷焉

太形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
道也隱士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節
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救也此章其言似
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
言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所見將
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
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
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
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
道似此之言甚迂某嘗以為有味有益於

學者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爲何學不可成也東坡曰徐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究得來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

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垤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

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爲鄧林鄧林之廣猶數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爲大言之資言

社五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光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
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
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
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

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
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
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
矣神靈所生即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

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
禹曰有形之物或夭或壽皆有道存焉唯
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
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蟻
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戮而

夫松栢南山豈導迎而壽竊脂剖葦豈待
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絮而暖飛禽
之類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非常
理可推雖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
主歲之神也今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

冠五

九

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常理推者
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爲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
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
中有山山名壺嶺狀若甌甌頂有口狀若負
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
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
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
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
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
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
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
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悵則飲

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
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
極也喬陟高山也壺嶺亦方壺負嶠之類
甕甕瓦器滋穴之水名曰神漢出於一源

分於四畔埒猶際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遶
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孳
阜孳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旬乃歇以上
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

其國傲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
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樂冠舉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

冠五

十

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
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
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
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
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

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
之言奚顧人之言奈何并之賦公之土以歸

又因齊國遵海而南倣於琅琊之事添此
一段說話幾尅舉者言幾乎尅日而欲舉
行也肆咤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撫者言隨
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
但恐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過
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

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
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
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
同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

鬼五

十一

廣人之所見耳

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
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
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
戚死乃與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

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

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

為孝子此上而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

也

輒休炎人儀渠皆國名也死者割也此章

之言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

亦間有一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

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

國而後為美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

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

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

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

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

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

一埋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
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
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
之有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

尅五

十二

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
均則雖髮可以縣故曰均髮均縣若物與
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以斷絕者
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
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

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
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
皆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
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鈞荆蓀為竿剖
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
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
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
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
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鈞五年

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
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
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
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
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冠五

十三

又詹何之釣蒲且子之弋與偃僂丈人之承
蜩旨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
之無強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
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

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
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
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
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
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
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
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
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
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
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

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
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
道曰一百四病皆由他心須由我始得此
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

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
後心可自由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
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
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

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

世五

十四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鄰衍
之吹律亡以加矣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
後耳不以此暴而失其和也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
至鈞絃調絃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
得於心應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所
以不敢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者
此後如何也當春為秋聲而秋氣應當秋
為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為冬聲而冬氣應
當冬為夏聲而夏氣應當商絃屬秋角絃屬

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為中聲故和氣
應琴有五絃一絃主一聲此曰叩某絃者
非調其一而廢其四蓋某曲以商為主某
曲以角為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
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二

君五

十五

日之間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
而觀可知其為寓言也微矣子之彈者言
木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樂名也挾琴執
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野當從學於
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
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
木響邊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
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攬三日不絕

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
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
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
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
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鬻歌假食賣歌以求
食也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
子者曰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
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
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

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
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

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
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
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
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

卷五

十六

也謂其心與己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
與己同宜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
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
言天下之事無精無粗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及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
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
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
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
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
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
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
目而指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
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

膠漆白黑丹書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
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
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
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
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

卷五

十七

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
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
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
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弇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摺

紳搢亦作薦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
步俯仰皆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
能之巧也鎮摩也摩其口而使之歌則皆
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始者以爲
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也盛姬羣多之
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
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初見
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
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
肝足應於腎口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

大之說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況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爲之也此與雪峯木球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輸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

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輸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爲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

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
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
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

冠五

十六

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
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
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
拊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錐末雖倒

皆而不瞬孟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
也更也使其更學視也虱既如車輪則他
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爲弓
朔蓬之幹以朔之蓬爲幹也此弓矢之精
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
扁鵲學醫隔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
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
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
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於地塵亦不起亦其平落地也

尅五

十九

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尅臂者削其臂以為識而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閱第一籌年年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執弓欲

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辛而
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
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
辛發三矢皆為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
之王辛後為光州武定都統及某至安豐
有王辛舊將亦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
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
乎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
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

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
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
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
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
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

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
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
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
於宵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
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

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
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
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
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

龍五

二十

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
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泰豆亦古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

學記學弓先學箕皆竹器也冶攻金也與

裘何預此語素難通然考工記有裘氏不

知所主何事此官既缺恐當時所職或有
近於治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趣者使學
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唇
吻在馬者也曾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
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
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
考工曰其衽不蔽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
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
差馬行不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
外無餘轍也者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

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多也山谷
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
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履者
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為
入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

卷五

二十一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
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
風而趣雖怒不能稱丘以報之耻假力於人
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
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膏受矢鏜

鏑推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
鷩也來丹之友申他日子怨黑卵至矣黑卵
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
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
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
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
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
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
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

址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日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騫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

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

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
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
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
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
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
彊彼其厭我哉

魁五

二十二

睚嫌私怨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
左也順風而趣其行弱也悍志絕衆其志
勇悍過人也痕撻痕跡也雛鷺初生之禽
也易子過矣甚輕汝也三劍之名方言厭

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將旦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旦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騞合作騞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丹之三擊彼以為三招如兒戲也嗑疾喉急也支彊吐體彊急而不柔和也蓋言厭勝之術

自有神異而況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
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火浣之
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

卷五

二十三

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
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
於誣理哉

鍊鋼鍊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其色赤也
如切泥言柔軟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

浣之布今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
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及而不知
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誣
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
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
理者也

共弘

冲虛至德真經膚齋口義卷之五

